

## 莫虛金—當下的藝術

立 力

亞麗安·莫虛金(Ariane Mnouchkine)領導的法國陽光劇團12月4日起在台北兩廳院廣場帳篷演出《未竟之業》(Les naufragés Du Fol Espoir)前後十天。這是該團第二次來台演出。

在或許有機會與莫虛金進行訪談的情況下，郭董事長贈送了筆者一本中正文化中心出版(馬照琪女士翻譯)的「莫虛金—當下的藝術」一書，以幫助筆者了解西方戲劇。

坦白說，莫虛金究竟是誰？筆者當時實在並無印象。

一位年輕、在法國文化機構任職的女士告訴筆者說：「她是法國當前一位非常重要的劇場導演。如果以在文化界的份量而言，就如同林懷民在台灣一樣，她在法國文化界擁有崇高的地位。」

「啊！原來如此。」

將莫虛金與林懷民劃上等號，給了筆者比較清楚的概念。

可是，《未竟之業》的演出內容究竟是什麼？

一位教授給了筆者最起碼的說明，她說：「未竟之業的劇中有許多場面是以默劇的形式呈現，觀眾可能須要對西方文化，特別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及社會氛圍有些了解，比較容易進入情況…」

筆者在演出的最後一天入場觀賞，幸運的遇上信鴿法國書店的負責人洪麗芬女士，她幫筆者



劃到一個比較前面的座位。她說：「坐在前面比較看得到演員的動作與表情，這很重要。」

經過一番摸索，筆者終於對劇情獲得了粗淺的了解。《未竟之業》一劇大致應該是在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前，在電影剛剛萌芽不久的時代，一群充滿幻想的底層人物，興起藉著電影的拍攝，以透過戰爭、沉船、殺戮等等不同的事件，表達人類的貪婪、死亡、希望、情感、憤怒、重逢、分離等等，用以反對擴張、殖民與民族主義，而另一方面，也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、法律以及世界和平等才是人類真正嚮往的世界。

這是一齣長達四小時的舞台劇，導演莫虛金以精緻、幽默詼諧的手法處理了這些複雜的議題，令人激賞。然而，她的劇場風格、戲劇理念如何？她的內在世界與人生目標究竟是什麼？也令人好奇。

恰好「當下的藝術」一書便是這麼一本透過訪談，以探討莫虛金的家世背景、創立「陽光劇團」、參與社會運動以及劇團經營等等心路歷程的書籍。

從封面看，莫虛金的表情是堅毅的、冷峻的。然而在書中，她的話語卻充滿了生動與智慧。

例如，她常說：「我很擔心我們現在的人類文化正慢慢在改變，變得當我們面對另一人的時候，越來越難感受到情感與同理心。」她努力在「試圖解開世界的真相，然後讓大眾了解、感受、體會它」。

她也經常提到「堅強」與「信心」的字眼，特別是在劇團遇到困難與挫折的時候。她引述作家的話說：「受傷能夠讓你成長。」

她以互助、平等的方式與團員互動，並以同樣的態度經營劇團。

她傾向於社會主義，也充滿濃濃的人道關懷。

談到閱讀與旅行對她的影響，她說她閱讀許多小說與藝術家的作品，她喜歡旅行、冒險，特別是來到東方的世界。她在日本遇上「能劇」，對她來說「她彷彿奇蹟一般，不只發現了劇場，更發現了一整個古老的世界。一個極度樸實無華的世界」。東西方文化的初次相遇自然給年輕人帶來極大的震撼。在那裡，她體驗到孤獨，也學會觀察。

她也喜歡印度，她說印度是她的「內在國度」，「她喜歡印度的土地、它的藝術、它對生

命的熱度…」

1963年她來到柬埔寨，驚訝於它的「恬靜」與「美好」，她幾乎就在那裡留下來了…

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藝術總監黃碧端女士在「當下的藝術」一書前言中說：「莫虛金是一個多面向的女性，她是1964年成立『陽光劇團』的團長，是目光遠大、深受東方文化影響的劇場導演，是風格大膽的電影導演，也是穿越世界的探險家…」黃總監一點也沒有說錯，莫虛金正是一位勇敢、誠實而充滿智慧的女性。

在最後一場演出結束後，莫虛金與觀眾進行了一場對話，席間有人問：「劇中表達的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等都是20世紀的議題，面對未來的世界，您有什麼新的想法？」莫虛金沉默了一下回答說，她不斷在引導人們思考，自己也在思考，作為劇團，它們真正的任務是什麼？對於這個問題，她希望能保留一下她的秘密，或許下次再來台灣，或許過幾年後，大家回頭從新探討本劇時，也許就能在劇中得到一點答案。

莫虛金不停的旅行、思考、或許在心中她一直在尋找一個看不見的島嶼，在那裡，人們可以自由的生活，沒有貪婪、歧視與匱乏，只有愛、公正與和平…

這大概就是她的「未竟之業」吧！

是的，戲劇，除了是一門「當下的藝術」以外，看來，它還是一種現代人面對生命、生存、時代的呈現方式。

感謝郭董事長的禮物，它讓筆者上了新鮮的一課。

(本文作者為本會義工)